

四楞瓜式和带盖筒奩式，犹完全保存定窑风。有些鼠灰釉面毛毛的，胎质薄而带青灰，竟和传世越窑如嫡亲兄弟……更大发现还是能容三斗的大奩，上下四周人物繁复重叠，纯暹缅风，内中套盒却如唐镜花纹，壮与秀并。又得到一个仿铜器有提梁的朱墨二色漆篮，四只脚，中部透空，有盖活动却不能取下。设计真可说朴茂典雅，形制完全如汉器。这点小小发现，引起我对于西南漆器更深的爱以及更多的关心，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的全买到了。”

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，令施蛰存印象最深的，还有与沈从文相约福照街逛夜市的情景。他说：“昆明有一条福照街，每晚有夜市，摆了五六十个地摊……我初到昆明，就有人介绍我去‘觅宝’，开头是和李长之、吴晗一起去，后来沈从文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。”

因避空袭乐居乡间

到昆不久，沈从文参加了文协昆明分会的筹备工作。1939年11月上旬，由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同行，夫人张兆和携儿子龙朱、虎雏逃出北平，由上海赴香港，再转道越南海防，通过滇越铁路奔赴昆明，全家终于团聚。

同年底，沈从文和家人一起转住北门街唐公馆对面的一座小楼上，距离他和杨振声编教科书的青云街6号办公室极近。由于北平时期就已熟识的闻一多等众多友人都已南来，这里亦成为一处热闹的文艺工作者聚集地。

在昆明优美的环境中，接踵而至的却是日机空袭，尤其是物价日渐高涨的威胁。

1939年5月12日起，沈从文不得不像迁来此地的其他文化人一样，另寻安全之所。从此，他常年往返于昆明城和呈贡乡间。1939年6月至1944年8月，沈家乡居于呈贡龙街杨家大院。此后至1946年1月，则长住于滇越铁路车站附近的桃源新村第8栋和第12栋。沈从文自己在城里的住所，自1940年6月起从北门街搬到文林街师院宿舍（与卞之琳、孙毓棠同处一室），10月起又搬至文林街20号（联大结束前才搬昆中北院宿舍）。

1939年6月27日，联大常委会决定越过助教、讲师，直接聘沈从文为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。1943年7月，又正式改聘为教授，充分体现了联大对这位硕果累累的新文学作家的至高礼遇。到联大任教后，一周中，沈从文只有3天在城里教习作，剩下几天则在呈贡和家人生活。对于城里、乡下两头跑的生活，他非常满意，并致信大哥沈云麓说：“教了十年书，一星期四小时，此外即自由处置，天不管地不怕。”还颇为自得地说，在呈贡的生活，“真是最值得记忆，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，一切都近乎理想，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。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，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。”

在桃源新村茅屋阳光满室的诗意画面中，他校改完成了长篇小说《长河》，也写成了《昆明冬景》等一批重要的作品。在这如其名一般和美的乡间，他会见了许多联大内外的朋友，使偏于昆明一隅的呈贡小城陡然间充盈着南腔北调的大学者、大教授、大学生，文教气息，一时称盛。📖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）